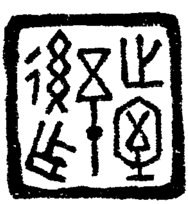
七閩叢書之一

莊子大傳

陳籙題



莊子大傳

七閩陳登澥瀾士纂　林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莊子五十二篇。（注云名周。宋人。）今郭象本篇。蘇東坡謂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蠢。恐為人所竄易。余謂熟讀內篇七篇。與天下一篇。思過半矣。能知其解。則二十九篇。皆為糟魄。（除讓王以下四篇。）不知其解。則三十三篇。若百川歸海。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能無望洋向若而歎耶。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以其有猶言以其所有。謂方術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猶言無所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問。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道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於變化。謂之聖人。釋文云。兆本或作逃。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讀去聲。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讀去聲。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分猶範圍也。表猶標準也。以法爲範圍。以名爲標準。參比法與名以爲證。稽考法與名以爲斷。分明不爽。如數之一二三四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天地篇曰。上治人者事也。事政事也。常經也。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釋文云。辟本又作闢。案明於本數五句。所謂備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道言也。下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讀去聲。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分讀去聲。案禮記經解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故其在詩書禮樂者。亦得道之一體。詩以道志五句。即以疏明之也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天下大亂。以上其明其在其數三項皆得道之一體。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得一猶言得道之一體也。孝子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靖。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此得一二字連文之證也。王念孫以一察連讀。失其指矣。察焉猶察察然。好讀去聲。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以耳目鼻口。比百家衆技。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稱讀去聲。荀子解蔽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內篇七篇。卽發明內聖外王之道。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方謂方術也。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案道術裂。則爲方術。劉歆方略有方技略。後漢書有方術傳。治方術者。各引一端。不該不徧。蓋戰國之時。百家諸子。蠭出並作。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

其指。故曰。天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於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莊子著書。蓋發明古之道術耳。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郭注云矯厲也。釋文云矯居表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讀若僖。聞其風而說之。說音悅。下同。爲之大過。大音太。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廣雅曰作始也。餘詳文鍵。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非樂故生不歌。節用故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異不崖異也。博學而不崖異。此尙同之指。兼愛所以尙同也。墨子一書。只兩大綱。曰節用。曰兼愛。非樂與節用同旨。蓋節用所以非樂也。汎愛兼利。非鬭亦同旨。蓋汎愛所以兼利。兼利所以非攻也。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墨子節葬非樂。故曰不與先王同。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讀上聲。湯有大濩。音護。文王有辟雍之樂。辟音壁。武王周公作武。樂名。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直龍反。下同。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

歌。死不服。 不服。無服也。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 釋文云。敗或作毀。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郭注云。觳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釋文云。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采。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 釋文云。崔本甚作湛。音淫。 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 釋文云。跂其逆反。蹻紀略反。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一云鞋類也。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然則墨子之學出於禹。故淮南要略訓云。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也。 相里勤之弟

子。釋文云、相息亮反、相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 五侯之徒。五侯苐子名。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釋文云、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名也。韓非顯學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俱誦

經墨。而倍譎不同。倍譎猶背譎也。 相謂別墨。此所謂同源別派。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音紫。

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觭偶猶奇偶也。下文云、不以觭見之也。釋文云、觭音羈、是也。又仵徐音五。仵同也。 以巨子爲

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 皆願爲之尸。郭注云、尸者主也。 冀得爲

其後世。至今不決。決絕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好美也。善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

舍音捨。 才士也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案墨翟書只節用兼愛兩大綱。上已言矣。孟子闢墨。闢其兼愛也。莊子議墨。議其節用也。然節用兼愛非不善也。惟爲之大過。是其蔽耳。莊子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二語。破的之論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郭注云、忮逆也。釋文云、忮司馬崔云害也。 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釋文云、鈃音刑。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作亦始也。郭注云。華山上下均平。釋文云、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尸子曰。料子貴別囿。蓋恐身於私也。別宥卽別囿。古字通用。案料子別囿。荀子解蔽。其義一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釋文云、聏崔音而。崔郭王云和也。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以此、猶因此也。言因教民救世而周行天下也。說讀若孟子說大人之說。言說上而教下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釋文云、聒古活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郭注云、所謂不辱。釋文云、厭於豔反。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郭注云、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郭注云、宋鈃、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弟爲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郭注云民亦當報己也。圖傲乎郭注云、揮斥高大之貌。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

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已止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郭注云各自任也。釋文云。當（丁浪反）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易以豉反 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音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釋文云田駢（薄田反）齊人也。游稷下。著書十五篇。愼子云名廣。案彭蒙。田駢皆齊人也。愼到趙人。著十二論。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郭注云都用乃周。釋文云徧音遍 敎則不至。郭注云任其性乃至。 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音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郭注云。泠汰猶聽放也。釋文云泠音零。汰音泰。一云。泠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泠然也。皆泠汰之歸於一。以此爲道理也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謑髁音係。課。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讀去聲。 而非

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郭注云。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釋文云。輐圓也。斷方也。王云。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舍是與非。舍音捨。苟可以免。不師知慮。知音智。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郭注云。任性獨立。案魏音嵬。魏然卽巍然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郭注云。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轉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以上言愼到。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不言之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郭注云。所謂齊萬物以爲首。其風窢然。惡可而言。釋文云。窢字亦作䬇。又作闐。郭云。逆風所動之聲。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郭注云。雖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案魭音款。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郭注云。韙。是也。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

嘗。有。聞。者。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著明也。彰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曰猶以也。下同。老子七十八章。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郭注云。獨立自足之謂。孫鏘曰。連兩有餘句亦是法。詩文王有聲。適駿有聲。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

之。博。太。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釋文云。芴元嘉本作寂。）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與讀若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釋文云。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觭音羈。）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和光同塵。）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釋文云。瓌瑋奇特也。連犿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案犿音灌。）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讀若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云。稠音調。本亦作調。）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故曰芒乎昧乎。縄縄莫名。緜緜若存。故曰未之盡者。第一二節先叙墨子。後叙其流派。故曰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禽滑釐墨子之弟子也。第三四節先叙老子之流派。後叙老子。故曰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關尹老子之弟子也。第五節自叙著書之旨。歸震川曰莊子自爲一家是也。丘瓊山曰。此篇直序體。中分五節。要在明道。故機軸稍異。然奇正險易迭相爲經。精神命脈。隱中自見。孫鑛曰。司馬公六家要指。劉子駿七略。本此。

案莊子天下篇。自叙。著書之緣起。與指歸。莊子書多以篇首二三字名篇。如外篇之駢拇、馬蹄、天地、天道、刻意、繕性、秋水、達生、田子方、知北遊。雜篇之徐無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是也。如淮南子之要略。潛夫論之叙錄。論衡之自紀。法言之叙目。文心雕龍之序志。說文解字之自叙。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班固叙傳。是也。墨翟真天下之好也。爲之太過。不如已之大順。自其死也。而流派不一。相里勤之弟子。有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於是。道術。又因之。而裂。宋鈃。尹文。圖傲乎救世之士也。其爲人太多。而自爲太少。道術。又因之。而裂。彭蒙、田駢、慎到、

三人。雖嘗聞道。但不知道。故道其所道。非老氏之所謂道也。道術。又因之而。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莊周。之與。老。聃。吾見。同。門。而。異戶。也。故史。記。老。莊。合。傳。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則太。史。公之。識。過人。遠。矣。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元英云。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此所。謂。自。然之。道。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合也。氣母。釋文云。伏戲音義。崔本作伏戲氏。司馬云。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襲入也。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大宗師篇。

南海之帝爲儵。釋文云。儵音叔。李云。喻有氣也。北海之帝爲忽。李云。喻無形也。中央之帝爲渾沌。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篇。案此寓言篇所謂寓言十九。天下篇所謂以寓言爲廣是也。

案老莊之所謂道。自然之道也。太史公曰。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老子上篇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鬼神乎。而況帝王乎。故循自然之道。終古不忒。終古不息。違自然之道。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所謂不道早已也。不道猶言違自

然之道也。餘詳老子今見

北冥有魚。(釋文云。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怒。奮也。)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齊諧之言止此。)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沈存中云。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案無綫電學有電波 Electric Wave 波長 Wave Length 等名詞)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見夢溪筆談)案野馬陽焰。即歐西所謂以太 Ether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野馬也至則已矣。形容九萬里以上之景。)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 斯猶乃也。王念孫曰培。馮也。乘也。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
今將圖南 且夫水之積也至此。言鵬徙南冥。所以搏扶搖而上九萬里之理。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 釋文云決李頤云。疾貌。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 時則不至。 則或也。若也。 而控於地而已
矣。 釋文云。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小大之辯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
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適莽
蒼者四句。証鵬九萬里而南之理。蜩與學鳩。不知小大之辯。自然之素。是以笑之。故曰
之二蟲又何知。之二蟲猶言此二蟲。謂蜩與學鳩也。庚桑楚篇。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
小知不及大知。 知音智。 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然知是也。 朝菌不知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
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列子湯問篇楚作荊。 而
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 列子湯問篇殷湯問

於夏革。棘革古同聲而通用。孫鑛曰以結語作起意。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脩長也。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以上引齊諧湯問。此寓言篇所謂重言十七。天下篇所謂以重言爲真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彼謂鵬。且將也。下同。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一句點明。故夫知效一官。知音智。行比一鄉。行比皆讀去聲。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釋文云比李云合也。徵司馬云信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而宋榮子猶然笑貌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舉世二句卽無名之意。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竟讀若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世謂世之毀譽也。釋文云。數數音朔。下同。司馬云猶汲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案天地篇曰德成之謂立。未樹猶言未成德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郭注云。泠然輕妙之貌。釋文云泠音零。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致福二句即無功之意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有所待則不自然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無所待則自然矣郭象曰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能非爲之所能也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無已三句承上而起下

案至人無已三句一部南華之旨要不但爲逍遙遊篇之第一義諦也古來評注莊子無慮百數十家徒賞其言洸瀁恣肆已耳恐於莊子之學未必知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尸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夫子謂許由堯之師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猶若。也。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各本實譌作賓。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我若代子而治天下。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故無取焉。吾將爲實乎則鷦鷯不過一枝偃鼠不過滿腹。予無所用天下爲。許由之言止此。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逍遙遊篇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音智。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已音以語助辭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机本作几。大音泰。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釋文云埳音坎。司馬云埳井壞井也。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釋文云。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欄也。甃側救反。李云。如闌以甎爲之。著井底闌也。字林云。井壁也。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李云言蹶躍於塗中。還虷蟹

與科斗。釋文云、還音旋、司馬云、顧視也。蚈音寒。井中赤蟲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釋文云、縶(豬立反)司馬云。拘也。三蒼云絆也。於是逡巡而卻。卻退也。告之海曰。告之以海之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為讀去聲。不為亦不以也。互文耳。頃暫時也。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適適然、驚怖貌。規規然自失貌。且夫知音智。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釋文云、蚊音文。商蚷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且夫知音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是猶此也。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彼謂莊子也。釋文引廣雅云、跐蹋也。蹈也。履也。大皇音泰。案太皇、天也。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奭讀若釋。

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規規然小貌。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直猶特也下同。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釋文云。壽陵餘子。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爲餘子。邯鄲。趙國也。案學行猶學步也。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未得趙國之能。而又失壽陵之故步。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故謂故步也。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呿音去。司馬云。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公子牟封於中山）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自注云。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案公孫龍魏牟皆先莊子。此云公孫龍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蓋寓言也。

莊子釣於濮水。釋文云。濮水音卜。陳地名也。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釋文云。先謂宣其言也。曰。願以竟內累矣。楚威王欲任莊子爲相。竟內卽境內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笥盛龜之器也。覆之以巾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史記本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衣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案以上公孫龍莊子二段見秋水篇。宣穎云。發無以得殉名意也。

以上三節證聖人無名意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丁浪反。無當無底也。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河漢形容大而無當句。無極形容往而不反句。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射音夜。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狂與誑同。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體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郭注云。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旁礴廣被也充塞也蘄求也亂治也）孰弊弊焉（經營貌）以天下爲事（逍遙遊篇）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釋文云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殷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越今會稽山陰縣）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案天地篇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釋文云被音披）汾水之陽（水北爲陽言藐姑射山在汾水之北蓋寓言也）窅然喪其天下焉（逍遙遊篇案窅音縣李頤云窅然猶悵然）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受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

釋文云、闖本亦作盍。落廢。也。案盍何不也。言夫子何不行乎。無廢吾事。下文云子往矣。吾乏吾事。乏亦。廢也。　俋俋乎耕而不顧。天地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釋文云、解散也。無擢其聰明。郭注云、解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唐順之曰、尸居龍見。不動之動也。淵默雷聲。不言之言也。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起貌。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在宥篇。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善也。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疾猶言其疾也。與下文其居也。其動也。文義相同。其居也淵而靜。淵深也。其動也縣而天。天高也。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在宥篇。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釋文云。本亦作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篇。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常經也。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

天地。知與智同。落與絡同。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言彫飾萬物也。不自說也。說音悅。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天道篇。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案常當作嘗。嘗曾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爲人之國。猶言治人之國也。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言有土者不可以宰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言超於物外。故能宰萬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宰萬物者。道也。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在宥篇案此節已引動下文齊物論之意。

以上八節證神人無功意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釋文云。南郭子綦。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隱馮也。机李本作几。噓音虛。吐氣爲噓。荅本又作嗒同。荅焉解體貌。喪息浪反。耦本又作偶。匹也。對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綦顏成複姓。（見廣韻）名偃。字子游。釋文云。居音姬。 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固猶乃也。言今日之隱机。非若昔日之隱几也。此就子綦一人而言。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與爾同。汝也。言善乎爾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南華經發隱云。開章七十餘言。辨明喪耦喪我二種差別。蓋旁人見其容貌異常。有似喪耦。耦者對待之法也。心不外緣。幾如槁木死灰矣。而豈知南郭子內證無心。我執已忘乎。倘我執未忘。定有對待法。時時現前。不能深入實明空海。平等普觀也。下文種種不齊之物論。皆從喪我一法而齊之。了無餘蘊。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此之謂也。 女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女汝古通用。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郭注云長風之聲。案而亦汝也。山林之畏佳。音偉萃。案畏佳本作嵔崔高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直竅。似圈。圓竅。似臼。深竅。似洼者。似污者。郭注云此略舉象竅之所似。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郭注云此略舉眾竅之殊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釋文云泠音零泠風小風也和胡臥切。厲風濟則眾竅爲虛。郭注云濟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注云調調刁刁動搖貌也。釋文云調音條刁都堯反。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比竹猶眾竹也。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言天籟之自然而然也子綦之言止此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郭注云此蓋知之不同。釋文云知音智。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閒閒有所閒別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郭注云此蓋言語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郭注云此蓋寤寐之異。釋文云魂交司馬云精

神交錯也。形開。司馬云目開意悟也。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郭注云。此蓋交接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郭注云。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栝。古活反。釋文云機弩牙。栝箭栝。其司是非之謂也。機栝猶樞機也。司主也。言語人之機栝。言語之發。其是非之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殺讀去聲。減削也。衰殺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二句。即疏明日消之意。蓋者欲日深則天機日淺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厭讀若大學見君子而后厭然之厭。朱注云厭然消阻閉藏之貌。洫靜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近死二句。即疏明老洫之意。陽猶生也。動也。正對洫說。喜怒哀樂慮嘆變慹。怖也。姚佚啓態。宣穎曰。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萬竅怒呺一段配讀之。樂出虛蒸成菌。案樂出虛。謂自有而無。以聲言。蒸成菌。謂自無而有。以氣言。謂上騰之氣。鬱結成菌耳。宣穎云。樂出虛二句。與風濟竅虛一段配讀之。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案日夜相代乎前。即變動不居。不主故常之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朱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案本然即自然也。自然而然。故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乎已乎。失望之詞。旦暮極言其難也。此字謂日夜相代乎前。生與萌同意。言日夜相代乎前。知其所由以萌之理。猶旦暮也。故曰已乎已乎。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釋文云特崔云辭也。眹李除忍反兆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猶言是有情而無形。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說音悅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案吾誰與為親二句。皆詰詞。言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將誰親耶。或皆親之耶。抑獨親其一體耶。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四句。承上文而言。皆疑辭。言使百骸九竅六藏皆為臣妾。皆親之可也。然皆有為臣妾。則不足以相治。安能皆親之耶。抑百骸九竅六藏遞相為主役。則親其一體可也。然何者為主。何者為役。又不可知。安能獨親其一體耶。百骸九竅六藏既非皆有為臣妾。又非遞相為君臣。或者別有真君存焉。真君真主真宰異名而同一實。此與楞嚴七處徵心同旨。蓋七處徵心者。所以破其妄心。此則求其真君爾。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即釋典之真如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田子方篇作不化以待盡其義一也。與物相刃相靡。物謂外物也。刃逆也。靡順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歸謂歸宿也。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

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有生必有死故形化不足哀惟心與之俱化則爲大哀此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芒闇昧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崔譔云吹猶籟也案天籟自然而然言者有言故言非吹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釋文云鷇若豆反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彼是猶彼此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天自然之謂也言聖人不由是非之塗而明之於天職是故耳蘇輿云亦因是也猶言職是故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偶謂對待也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爲是猶因是也因此也爲讀去聲餘放此厲醜人也西施美人也恑與詭同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老子曰樸散則爲器散分

散也。故曰其分也成也。器成。則樸散。道。失。故曰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天下之達道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是已猶言是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猶此也。承上文而言。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天鈞卽天均也。古字通用。天均者天倪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猶未嘗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案此。論。道。非論。世。也。舊說多以物我彼此爲解。失其情矣。蓋未始有物。卽周子所謂無極。老氏所謂無名。無物故無名也。謂古之知道者。必究竟乎天地之始。無物之前。始爲知之至。知之極。蔑以加之。有物卽列子所謂太素。（質之始也）老氏所謂有名。有質則有物。有物故有名也。未始有封。說文云封从㞢从土从寸。徐鍇曰。各之其土也。故封有畛域之義。謂有物之初。渾而未畫。列子天瑞篇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論者。言萬物渾然而未相離也。此卽有物而未始有封之義。有封謂由渾而之畫。卽列子所謂輕清爲天重濁爲地沖和爲人也。未始有是非。謂雖有天地萬物之分。而道通爲一。故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至有是非。則道虧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猶以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以昭文師曠陪惠子。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彼眾人也。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欲以其所好與眾共喻之。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父之綸終。郭本父誤作文。今訂正。綸緒也。終身無成。惠子名家。故曰以堅白異同之昧終。而其子纘父之緒。亦終身無成。案德充符篇莊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是其證矣。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三子之智。所謂滑疑也。皆其盛者。所謂耀也。圖當作啚。卽鄙之本字。言以此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鄙也。以明猶言莫若以明

也。

今且有言於此。且借也。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嘗試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未始亦未嘗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案上文由未始有物溯而下之。以至于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無是非也。此由無是非推而上之以至于無無無無。猶言無之又無。乃超乎象外矣。有始也者三句以始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四句以無言。列子天瑞篇淮南俶真訓皆有此文可以參閱。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俄而我頃也。公羊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何休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謂言也。所謂所言也。有謂有言也。無謂無言也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釋文云。秋豪依字應作毫。案莊子毫皆作豪。而大山爲小。大音泰。釋典云。芥子納須彌。則芥子大而須彌山小也。正與此同。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言萬物既已與我一體。豈得有言乎。既謂之一。一即是言。豈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一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因任也。任其自然。無適無莫。是已二字連文。猶言是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爲是承上文有封有常言。釋文云。畛謂封域畛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庚桑楚篇曰。道通其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讀如字。大辯不言。老子云大辯若訥。大仁不仁。此蓋老氏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之恉。大廉不嗛。晉語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大勇不忮。害也。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周。江南古本作周。當從之。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釋文云。园崔音刓。司馬云。圓也。郭音團。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道亦言也。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若汝也。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注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宣穎曰。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圜悟笑曰。不然。須到理事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案華嚴宗法界緣起綱要云。華嚴圓宗。以一真法界統四法界。一者理法界。即一心真如。更無別法。全一真理。二者事法界。即一切聖凡染淨。依正因果。諸差別事法也。三者理事無礙法界者。由上理事相成。以事攬理成。故全理成事。以理成事。故全事即理。以理能成事。故事不

礙理而能顯理，以事攬理成。故理不礙事而能融事。理能成事。故全事卽理。事能顯理。故全理卽事。以理事相卽，故得理事融鎔無礙也。四者事事無礙法界。以上理事無礙。今全理成事，故不必更言其理，以全事全理，故事事融攝，無障無礙。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女與汝同。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半身不遂。鰌然乎哉。釋文云，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鰌徐音秋。司馬云魚名。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處居處也。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說文廌部，薦獸之所食艸。蝍且甘帶。鴟鴉耆鼠。一切經音義引作嗜鼠。案耆與嗜同，甘亦嗜也，互文耳。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猶言紛然殽亂也。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淮南精神訓沍作涸。故崔云，沍猶涸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謂世務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寓言篇曰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謂無謂。寓言篇曰終身言。未嘗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司馬彪云。聽熒。疑惑也。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鴞音梟。俞樾曰。瞿鵲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即孔子名。因瞿鵲述孔子之言而折之。俞說非也。案吾聞諸夫子。向秀云。夫子。瞿鵲之師。是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夫子。謂孔子也。不可混爲一人。德充符篇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夫子謂孔子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夫子猶言先生。尊之之詞。謂無趾也。)是其比矣。瞿鵲聞其師之言。以爲妙道之行。孔子以爲孟浪之言。故瞿鵲質之於長梧子。長梧子曰。夫子之言。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孔子何足以知之。自無怪其以爲孟浪之言。然女以爲妙道之行。亦太早計。是見卵而望司夜之雞。見彈而望炙鴞之食也。予嘗爲女妄言之。嘗試也。爲讀去聲。

女以妄聽之。句 奚。以猶亦也。奚猶何如也。言予試爲汝妄言之。汝亦妄聽之何如。或以奚字連上爲句。或以屬下爲句。失其情矣。 旁日月。挾宇宙。郭注云。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喩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郭注云。蘊積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司馬云。筐牀安牀也。一云正牀也。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郭注云。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注云。蘄求也。釋文云。蘄音祈。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釋文云。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丘也以爲孟浪之言。女以爲妙道之行。丘也與女皆夢也。然予

謂女爲夢。則予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釋文云弔如字。音的。至也。詭九委切。異也。案瞿鵲述其師之言。長梧子一則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再則曰。是其言也名爲弔詭。正索解人亦不可得。萬世一遇。猶旦暮也。故曰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也與女皆夢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勝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郭注云。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音坦闇。李頤云。黮闇不明貌。吾誰使正之。吾將使誰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乎若。則私於若。同乎我則私於我。恐其偏袒。故不能使正之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郭注云。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案此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恐其摸稜兩端。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彼謂天倪也。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若或也。與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云。曼衍無極也。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郭注云。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非不是也。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郭注云。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郭注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案景古影字。何其反詰之辭也。景曰。火與日。吾屯也。釋文云。屯聚也。陰與夜。吾代也。寓言篇衆罔兩問景一段。與齊物論篇相似。孫鑛曰。火與日兩語工妙。齊物論所無。吾有待而然者邪。謂待形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謂待造物也。真宰也。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生動貌。自喻適志與。郭注云。自快得意。李頤云。

喻快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錯愕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案逍遙遊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揭明全書恉要。至人無己。又為三句之主。支遁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蓋人能無我相。無我見。豈有功名二字而不能忘耶。第二篇齊物論。文心雕龍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誤以篇名為論名也。即證明至人無己之意。故開口便說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耦。喪耦謂忘形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謂無我見也。無我見。無人見。則無是非之可言。無是無非。則物論可齊矣。溯是非之源。蓋由於有我見人見也。祛是非之病。莫若因明二字。因明即齊是非之方法也。齊是非而後齊生死。蓋至人以死生為一條。是非為一貫也。齊物論篇起言喪耦喪我。結言物化。物化不徒齊

是非。且齊生死。此非發明無己之意而何。無己之義與無我不同。寶王論曰孔子四絕中之無我者謙光之義爲無我也。道之無我者。長而不宰爲無我也。佛之無我者。觀五蘊空爲無我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其猶之也。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言無涕不慼不哀。以善處喪聞。故下文云無其實而得其名。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固猶乃也。一語助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進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其所不知之化。如大宗師篇鼠肝蟲臂之類。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案鄭康成曰。旦爲神篆之譌。當從之。言神守其舍而精不耗也。餘詳獨臥樓筆談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案乃猶如此也。如是也。（卽上文無涕不慼不哀也）言孟孫氏但覺人哭亦哭。此所以無涕不慼不哀也。且也相與吾之耳

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厲附也。近也。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適謂適意也。獻笑不及排。郭注云。排者。推移之謂也。釋文云。獻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穎曰。寥天一即道也。即大宗師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云盆謂瓦缶也 惠子曰。與人居。謂莊子與妻同居也。夫婦同居。載在民法。長子。句。謂育子也。老。句 身死。句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我獨何能無槩然於心。司馬云槩感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巨室謂天地也。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噭噭(音叫)哭聲。自以為不通乎命。自然而然謂之命。故止。

也。[至樂篇。]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有猶也。天自然之謂也。命亦天也。互文耳。]人之有所不得與。[與讀去聲。參與也。]皆物之情也。[物之情猶物之理也。言有生必有死。猶有日必有夜。此皆自然而然。人之所不得參與於其間。是物之常理也。]彼特以天為父。[猶言以父為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真謂真君也。]泉涸。[竭也。]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天運篇濡作濡。案濡與濡同音儒。]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佚讀若逸。]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猶有所遯。[謂有力者負之而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犯猶範也。]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師篇。

案以上三節。皆明外生死之意。可爲齊物論之餘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釋文云巵言字又作卮音支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言不若非其父譽之也。非其父譽之。故曰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世人以與已同則應之則是之。不與已同則反之則非之。莊子不譏是非。以與世俗處。故以寓言爲廣。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已止也。止浮言也。是爲耆艾。莊子皆引證年長德艾之言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莊子不稱引陳人之言。陳人年長而無德也。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因以猶因而也。言因而變化無極。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則齊。言則不齊。故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亦不齊。（不齊猶言不均不類也）故曰莫若無言。無言之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蓋不言亦言也。子列子曰。用無言爲言亦言。無言與不言亦言。是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惡乎然以下已見齊物論篇。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久謂窮年。曼衍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郭注云。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案法言問神篇。萬物作類。先大父曰。作類猶言同體。此卽萬物皆種之意。古詩十九首。所遇無故物。此卽以不同形相禪之義也。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山木篇曰。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倫端倪也。是謂天均。萬物皆種也五句。言自然之進化。達爾文進化論。赫胥黎天演論之新理。中國二千年前已發明矣。天均者。天倪也。天均天倪皆謂自然之分也。

案寓言重言巵言二者。全書之機杼也。天下篇曰。以巵言爲曼衍。

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與此互發。惟彼略而此詳耳。寓言重言。皆藉他人之言。巵言日出。乃莊子之所言也。戰國之時。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者也。惠施之口談。徧爲萬物說。卒以善辯爲名。漢書藝文志名家有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自註云名施。與莊子並時。莊子。與。公。孫。龍。惠。施。之。徒。辯。論。非巵言。日出。無以服人之口。非和。以天倪。無以服人之心。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以巵言。爲。曼衍。亦不。得。已。也。蓋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

明釋德清觀老莊影響論云。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子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案莊周。東方之眞人也。釋迦。西方之眞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故能讀莊子齊物

論秋水二篇。亦能讀楞嚴。華嚴。法華諸經。能解楞嚴華嚴法華。亦能解莊子之書。或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化胡經十卷。）或曰莊子佛之先驅。佛之前矛。或曰老莊佛之化身。此皆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也。故莊子書。釋氏書。皆以。破執。爲第一義。（破執謂破我執也。）余於孔孟老莊釋氏之學。各有著述。不師成心。不執。已見。未嘗黨伐。亦未嘗附會。惟明其真相。真諦已耳。

姚姬傳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厓。如決大川。如奔騏驥。案莊子之文。如萬竅怒呺。得陽剛之美者也。曾滌笙曰。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工夫。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

似吞似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紓非紓。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案莊文如列子御風而行。理勝而氣盛。（理勝辭則文高。辭勝理則文鄙。餘詳獨臥樓筆談。）斷而不斷。續而非續。似承非承。似提非提。微妙玄通。深而難識。此所以爲百家之冠也。

莊子大傳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定價五角

價加三分

著述者　七閩陳登澥

發行者　七閩陳子幾

印刷者　北平文嵐簃

代售處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上海　福州
各書坊

七閩陳氏版權所有

七閩叢書一十四種

老子今見
莊子大傳
孟子七篇大傳
釋氏爾雅箋正 附字通
文鍵 附釋詞
說文重文攷
說文普系
玉篇諟正
廣韻 重文 通轉 攷
古韻玉連環補正
古韻玉連環補證

七閩別輯四種

獨臥樓筆談
獨臥樓文輯
獨臥樓詩輯
恰克圖詩厤

#10
752913
752913